

徐润,你的英文名?

/ 林薇

从你的中文名直接写出英文名,需要多长时间?或许你会说,中国人的英文姓名不就是拼音么?容阅——Rong Hong,简单明了,真的需要写成Yung Wing么?

问题是,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,对北美人来说耳熟能详且在各种重要历史资料中明白无误的Yung Wing,换成Rong Hong后他们知道是谁么?

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,在西方人那里一定是Dr. Sun Yat-sen(音近“双鸭山”),如果非要改为Sun Zhongshan,可能导致所有老外一脸糊涂。蒋介石的英文名是Chiang Kai-shek,却有人悍然译作“常凯申”——这个笑话已不仅仅是“双鸭山大学”式的逗趣了。

为什么这些人的英文名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汉语拼音?19世纪国门洞开,中西方文明激烈碰撞,国人习惯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(Wade-Giles romanization system)来表述英文译名。汉语拼音则是1958年才在我国颁布实施的。因此,如果用汉语拼音去套近代史名人,结果无一例外令人不知所云。

最近工作中感到头痛不已的恰

好也是这个问题。

珠海北岭人徐润(又名以璋,字润立,号雨之,别号愚斋),中国十大买办之首,当时最大的茶叶出口商、最大的房地产商、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;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、第一家机器印刷厂,参与创建与经营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化大型煤矿;创办了格致书院、仁济医院、中国红十字会。甚至,他刚离开珠海踏足上海时,还在英商宝顺洋行工作过16年。

然而,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纵横捭阖的工矿业先驱,无论以哪个名字、何种形式,均无法在网上查到其英文名。难道,这位实业大王真的没有一个英文名?

从徐润一生经历的蛛丝马迹,我开始了其英文名的考证。

在第一站宝顺洋行就碰了一鼻子灰。徐润20余岁就在那里升任副买办,而所有介绍宝顺洋行的英文网站,没有提及任何一个买办,仿佛中国人在他们的东亚版图中从未存在过。

离开宝顺洋行后,徐润开设了宝源祥茶栈。当时上海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2/3以上,宝源祥茶栈是上海最大的茶叶出口茶栈。按说历史记录应该有一笔啊?依旧毫无所获。

1873年,轮船招商局陷入经营困境,李鸿章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官督

商办,委任唐廷枢为总办,徐润为会办。然而,所有相关英文资料均有李、唐二人,唯独徐润。

换个思路。徐润15岁时随叔父徐荣村来到上海。徐荣村曾参展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,并以“荣记湖丝”获得“制造业和手工业”铜制奖牌。找到徐荣村的英文名不就能顺藤摸瓜?

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,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许冰雨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,并将获奖证书、徐氏族谱及相关资料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保存。于是电话打过去,学院办公室回应说不会随意将私人电话告知外人。接着按网上信息将电话打到上海图书馆,回应说,详细资料可以调出来,但必须自行到图书馆查阅。

求助于身居上海的朋友红,她泡在上海图书馆大半天,用手机给我传回大量资料。那个本应呼之欲出的英文名,始终深藏不露。

终于,再次输入“19世纪中国轮船业”英文关键字,找到两篇存档于剑桥大学的历史论文,里面同时出现了珠海人徐润的英文名:Hsü Jun 或 Hsü Yü-chai。

原来在英文中,徐润不是 Xu Run 而是 Hsü Jun;徐愚斋并非 Xu Yuzhai,而是 Hsü Yü-chai。

徐润的中文名和英文名,跨越珠海与上海、东方和西方终于团聚。

风铃草、花

/ 桑子

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,大都喜欢哼唱台湾校园歌曲。比如我,记忆中最深刻的那些歌,多与花草树木有关,《橄榄树》《兰花草》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,还有李泰祥写的《春天的故事》:“我不禁问她春天的故事/她摇摇头对我笑一笑/送我一枝小小铜铃花”。

只是没想到,竟然要30多年后才得以一睹这铜铃花真容。

台湾人叫“铜铃花”的植物,应是风铃草,桔梗科风铃草属。全属二百多种,常见品种有紫斑、聚花、灰岩、美洲、牧根草等。是一年生、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。原产欧亚大陆北部,主要产于北温带、地中海地区和热带山区。

风铃草植株粗壮,花朵钟状似风铃,花色明丽素雅,以蓝色居多,在欧洲十分盛行,是春末夏初欧洲小庭园中常见的花卉。据说风铃草在中国内地尚处于引种阶段,但在鲜花市场和艺术插花课堂中已频频出现。

今年夏季,我第一次订购到风铃草。到手时乱糟糟的一堆,但只需浸没进一点清水,它便从长途跋涉而来的憔悴里挣扎出,迅即枝繁叶茂花盛,生命力令人惊叹!端详其身姿,枝条柔软,绿叶婆婆,花朵淡雅,不知不觉间,酷暑里所有的燥热渐行渐远。

看上去非常淳朴、简单,邻家小女子一般温柔可爱,风铃草所蕴含的花语的确也包含了感恩、来自远方的祝福、温柔的爱。另外,其花语还意味着嫉妒、艺术灵感。

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,太阳神阿波罗喜爱风铃草,引起西风嫉妒,向风铃草扔去圆盘,溅出的鲜血落在地上便开出了花朵。而4月23日被称为风铃草日,是为了纪念意大利诗人、坎特帕里大主教圣帕里努斯,受风铃草祝福而降生的人,意味着他将拥有极强的创造力和艺术气质。

风铃草与诗人又一段佳话,发生在俄罗斯19世纪诗人阿·康·托尔斯泰的抒情诗《我的风铃草》中:“草原的鲜花/黑蓝的眼睛/为何望着我/在欢乐的五月/你叮叮着/在没有收割过的青草中/你为何频频点头/马儿驮着我奔驰在自由的田野上/蹄声嗒嗒/把你踩在脚下/我的风铃草/草原的鲜花/黑蓝的眼睛/你不要责怪我/没有踩着您,我多高兴/从你身旁驰过我多快活……”

有趣的是,台湾人不唱“送我一枝小小风铃花”,是因为风铃花永远下垂吗?

风铃花,又名纹瓣悬铃花、金铃花,锦葵科尚麻属,常绿灌木。原产南美洲。花下垂,橙红色,具红色纹脉,瓣端向内弯,似钟形半展开状挂枝条。

风铃草,风铃花,草亦开花,花亦若草。

罗大经颇多微词

/ 蒙志军

“春门柳枝软无力,东风吹作黄金色。街东酒薄醉易醒,满眼春愁消不得。”白居易的《江南春》,几乎识字老妪和稚童都能读懂。元朝有评论道:“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,言言皆实者也。”与李白的放荡不羁和王维的绮靡瑰丽不同,白居易别具一种质朴率真,浅显的文字背后蕴含着浓浓诗意,哀而不伤,诗句里弥漫着淡淡忧郁,就像他说的薄酒,令人微醺,有韵味,但不致沉醉。



不过也有例外。比如他的《花非花》:“花非花,雾非雾。夜半来,天明去。来如春梦几多时,去似朝云无觅处。”语言清楚明白,但诗中的意象却如美丽的幽灵,撩人情怀,却难以捉摸。这幽灵只在钟鸣漏尽的时候出没于长安城静谧的巷陌,同时又像春梦一样稍纵即逝,了无痕迹。这意象究竟是什么?没有人说得清楚。不过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被白居易丰富的想象和灵动的笔触所感染。他对世间无限美好又无从把握的那些事物的眷恋,都在透着淡淡伤感的情绪中表露出来。

无论是浅显明快的,还是艰深晦涩的,白居易的诗颇得后来者喝彩,揄扬其美。即便不屑,也是口无所臧否,心有所褒贬而已。然而宋朝罗大经在他的《鹤林玉露》一书中,对白居易的

诗多有揶揄揶揄。

罗大经引述白居易五首七言绝句《对酒》中的三首。其一:“蜗牛角上争何事?石火光中寄此生。随富随贫且欢喜,不开口笑是痴人。”其四:“百岁无多时健壮,一春能几日清明?相逢且莫推辞醉,听唱《阳关》第四声。”其五:“昨日低眉问疾来,今朝收泪吊人回。眼前见例君看取,且遣琵琶送一杯。”看上去这样的诗流丽旷达,对人生的旨趣颇多识见。“然乐天非是不爱富贵者,特良祸之心甚于爱富贵耳。其诗中于官职声色事极其形容,殊不能掩其眷恋之意。”罗大经还引用朱熹对白居易的评价:“乐天人多说其清高,其实爱官职。诗中及富贵处,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。”

“口津津地涎出”,是羡慕向往的一种姿态。还有一种姿态是阿谀奉承,与李太白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所体现的孤傲自负形成鲜明对比。《鹤林玉露》中有《杨太真》一章。杨太真就是贵妃杨玉环。《长恨歌》中有诗句:“杨家有女初长成,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天生丽质难自弃,一朝选在君王侧。”从诗句可以看出杨玉环是清纯的女子。但罗大经却说这是“为尊者讳也”,也就是说因为忌惮皇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故意隐瞒了事实,有谀上之嫌。

事实是自武惠妃死后唐玄宗甚是孤寂,后宫数千佳丽无属意者,有人言说寿王妃杨氏美得绝世无双,唐玄宗见面后果然心喜悦之。寿王是唐玄宗第十八个儿子,也就是说杨氏是他的儿媳。为掩人耳目唐玄宗授意杨氏自乞为宫中文官,号太真。又经过诸多曲折,唐玄宗最终将杨氏揽为自己的贵妃。罗大经更引杨万里的诗作佐证:“桂折秋风露折兰,干花无朵可天颜。寿王不忍金宫冷,独献君王一玉环。”

罗大经的诋毁并非主流,但或可令人一窥白居易传世经典中的瑕疵。

闲说雪花

/ 孙丽丽

喜欢下雪的日子,安静,透着禅意。自古不染纤尘的雪花,就寄托着诗人们的情怀,雪花漫天飘成首首温婉的诗。晋代才女谢道韞说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,这一比喻惊艳千年,此后,再没有人比这素衣淡妆女子更懂雪。谢道韞何许人也?东晋军事家谢安的侄女,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,王凝之的妻。

最早的咏雪诗句,数《诗经》,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。回想当初离家时,翠绿的杨柳依依飘拂着;如今返回故土,已是冬天,是雨雪纷飞。诗句如画,出门在外旅人的心情跃然纸上。

雪,雪极了花,故称雪花。韩偓《韩诗外传》载:“草木之花多五出,独有雪花多六出。”雪花多呈六角形状,高骈《对雪》说: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。”静心细赏,你会惊讶雪花之美,如春天里盛开的丛花。

雪花与梨花最神似,岑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

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诗人因朋友的离别,心中无限惆怅,这时雪来得急,仿佛一夜强劲的春风吹开了千树的梨花。韩元吉也将雪花视为梨花,诗云:“莫将带雨梨花认,且作临风柳絮看。”

最喜欢一静谧的雪景。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这是柳宗元的诗句。孤单一只小船上,坐着一个身披蓑衣的老翁,广阔、寂寥、清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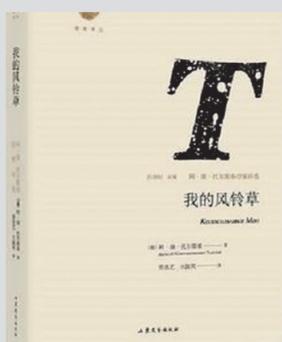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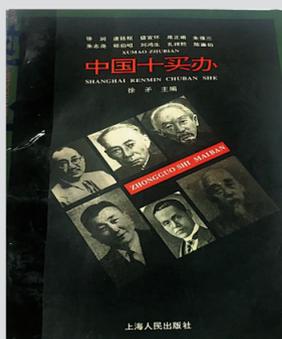
一日读到纳兰“难觅人间真颜色,惟雪洁白是天真”,窗前怔然伫立半晌。心洁如雪的慧男子,一阙词,便使痴情成绝唱。纳兰容若,出身于豪门贵族,词清雅高贵。“非关癖爱轻模样,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。谢娘别后谁能惜,飘泊天涯。”纳兰在陪同康熙皇帝出巡塞外途中,写成这首《塞上咏雪》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雪花,它是人们内心的牵挂。一句,你那里下雪了吗?有着怎样绵绵的深情。

证书与生活白痴

/ 象罔

本版电邮
zhbookworm_123@163.com



珠海书城

本周新书畅销书榜

- 1.《莫言给孩子的八堂文学课》 莫言 著
- 2.《海胆》 雷晓宇 著
- 3.《禁断的魔术》(日)东野圭吾 著
- 4.《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》 李银河 著
- 5.《神奇动物:格林德沃之罪》 (英)J·K·罗琳 著
- 6.《再见了,可鲁》(日)石黑谦吾 著
- 7.《华为没有秘密2》 吴春波 著
- 8.《做人不要太过分》 (法)奥蕾莉·瓦洛涅 著
- 9.《听,小蜗牛艾玛》 (德)海蒂·雷能 著
- 10.《爱上一座城:初心如故,总会相逢》 杨戈 著

据说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学纷纷把学生餐厅做得很别致很舒服,以至于同学们想在那儿上晚自习。这个现象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机制中从上而下的对设计的重视、对审美的新一轮认知。高等教育似乎不再只是为基础设备做“安装”了。

从基本功能到愉悦自己的品质提升,不在于单纯资金的投入。重点在品味、意识、趣味上!教育理当如此!

国内大学里独树一帜的一流学子,一旦入了洋学堂,多数却有点“傻”,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把维基百科和百度作为“攻占”对象,而大洋彼岸的人更看中你的“综合能力”。

我们目前还都得以学历“证书”马首是瞻。而那学历“证书”只能说明曾经的你,被现在证明:的确只有那张纸。

过去十几年,有个“生活白痴”的字眼,为高学历高水平之人划定一个区域:除了那点专业知识以外,他们进入现实生活中则啥都不会,日子过得一塌糊涂。而“生活白痴”之所以为“人”,和当下的智能机器人有何区别呢?奇怪的是,多数人竟然以此为荣。仍然是虚弱的自信在作祟,你的“啥都不会”,能说明你有多高贵?

多年前,有一日本小绘本科普书《实用生活图鉴》被引荐到中国。刀怎么用?调料放多少?如何炒蒸煮煎?怎么洗涤各类餐具?食用垃圾怎么处理?衣服怎么选?如何扫除、整理?怎么养宠物、种植植?绝对是生活的百科全书。“生活白痴”们不妨从此书开始补课,照本宣科地付诸实践,进入生活的基本层面吧。

专注表象,是着想于相。大多数人在想当然中冥想幸福和未来,都是理想主义的现实存在方式,等待上苍的给予。用时间和距离丈量发生的一切,显然短视或近视。一如,对孩子们的各路培训各路辅导,打着“教育一切”的旗号而存在着。一如,三聚氰胺多年前的浮现,为诸多奶业集团挖下巨坑。

然而,路还是要走的,希望也还是有的。鲁迅不也在《故乡》里说吗?“希望本是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的,这正如地上的路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

晨起,换上适合自己那对耐磨的、忠实的作训黑色高帮胶靴,蹒跚假想着走向那未知的下一个高地。岭南终于偶尔“深秋”,冻,令你无所不能!

大雪已过,请适量摄入冰棍,强身健体。

小红是个好姑娘

/ 年世墨

小红是谁?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丫环,荣国府管家林之孝之女。

好姑娘大多出身寒苦。小红也不例外。虽说是管家之女,管家却是荣国府世代的旧仆;似乎也没沾上父母什么光,在怡红院是最边缘的丫环,干些粗笨活计,连素来对女人用心的宝玉也不认识她。

但这个姑娘有上进心,总在寻找机会,出人头地。那一日,宝玉要喝茶,偏几个贴身丫环不在,没个倒茶的人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小红抓住了,让宝玉第一次认识了她。

芒种节那天,丫环们都兴高采烈光顾着玩呢,独小红看见凤姐招手,过凤姐身边去就被“委以重任”。按说这完全是机缘巧合,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。小红把事情做得妥妥帖帖,清清楚楚,连“脂粉堆里的英雄”凤姐都称赞有加,夸她:“说话虽不多,听那口声就简断。”不但马上要向宝玉讨她,而且认她作干女儿。

小红是个有见识、大气的姑娘。宝玉、凤姐被赵姨娘请的马道婆施法,后经癞头和尚、跛足道人救治得以痊愈,跟着伺候的仆人都论功行赏,小红却没有。佳蕙为她鸣不平,她淡然处之:“也犯不着气他们。俗语说得好,‘千里搭长棚,没有个不散的筵席’。谁守谁一辈子呢?”